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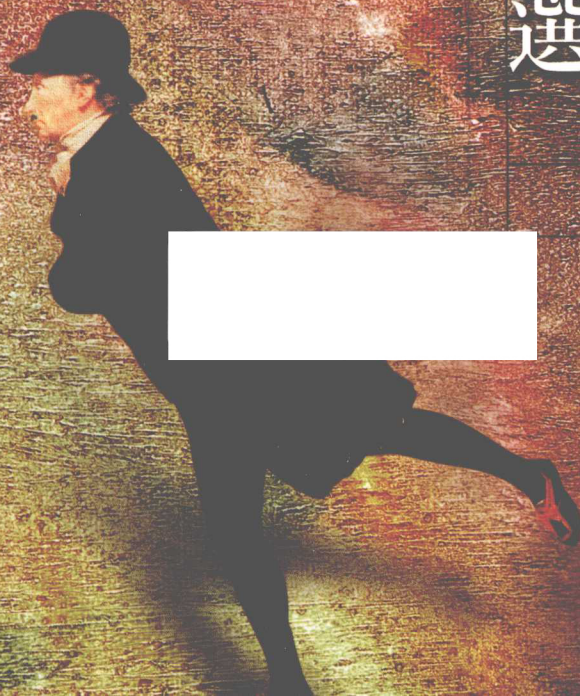
天下文化

風華館

余光中

幽默文選

余光中 著



余光中

幽默文選

余光中 著

余光中幽默文選／余光中著．——第一版．——臺北市：
天下遠見，2005[民94]

面；公分．-- (風華館；036)

ISBN 986-417-492-4 (平裝)

855

94008495

閱讀天下文化，傳播進步觀念。

- 書店通路——歡迎至各大書店·網路書店選購天下文化叢書。
- 團體訂購——企業機關、學校團體訂購書籍，另享優惠或特製版本服務。

請洽讀者服務專線 02-2662-0012 或 02-2517-3688 *904 由專人為您服務。

- 讀家官網——天下文化書坊

天下文化書坊網站，提供最新出版書籍介紹、作者訪談、講堂活動、書摘簡報及精彩影音剪輯等，最即時、最完整的書籍資訊服務。

www.bookzone.com.tw

- 閱讀社群——天下遠見讀書俱樂部

全國首創最大VIP閱讀社群，由主編為您精選推薦書籍，可參加新書導讀及多元演講活動，並提供優先選領書籍特殊版或作者簽名版服務。

RS.bookzone.com.tw

- 專屬書店——「93巷·人文空間」

文人匯聚的新地標，在商業大樓林立中，獨樹一格空間，提供閱讀、餐飲、課程講座、場地出租等服務。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93巷2號1樓 電話：02-2509-5085

CAFE.bookzone.com.tw

自序

悲喜之間徒苦笑

余光中

文藝復興時代名著《烏托邦》的作者湯瑪斯·莫爾（Sir Thomas More），是英王亨利八世的重臣，因反對國王擅兼國教之主，被判叛國。他上了斷頭臺，將頭放在組木之上，卻將鬚鬚捋開，並說鬚子未曾得罪君王。

爲了原則寧死不屈，已經稱得上豪傑了。臨刑之際，居然還有心情拿自己的鬚子，含蓄而又瀟灑地頂了君王一句。可見死者頂天立地，無愧神明。悲劇之中竟翻案出喜劇，壯烈之餘竟成全了幽默，湯瑪斯·莫爾就算未寫《烏托邦》，也可以不朽了。

幽默之爲用大矣哉。莫爾斧下不能留頭，卻能留言。天文學家伽利略保住了命，卻也留下了名言。在天主教會的威脅下，他公開放棄了地動之說，卻喃

喃喃自語：「其動如故！」

幽默感在人性之中是十分可貴的秉賦，並非人人都有。有此天賦的人也有高下之分：有的得天獨厚，慧心能觀破人生世態的種種荒謬，繡口能將神來的頓悟發為妙語，令人解顏。這種人若有彩筆，幽默的文章自然源源不絕，奔赴腕下。

並不是所有的作家，甚至大作家，都具有幽默感。例如米爾頓與雪萊，在這方面並不出眾。幽默感不足，不一定不能成就大作家，但是諧趣洋溢的大作家往往更加動人。屈原與李賀都是千古的傷心人，詩中自少幽默。陶潛與蘇軾雖不得意，卻能苦中取樂，豁達自遣；只是陶潛沈著而蘇軾張揚。唐宋八大家之中，其尤大者恐怕應推韓愈與蘇軾。兩人都兼為大詩人，無愧詩文雙絕，更相似的是詩文之中都富於幽默感，而且不惜自嘲。一個人富於幽默感，必定也富於自信，所以才輪得起，才能坦然自嘲。

蘇軾詩中諧趣不絕，〈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一首，前八句自嘲更戲友，

賞者最多。他在詩中笑陳季常怕老婆：「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但在散文〈方山子傳〉中，卻一改戲謔，把陳季常寫成一位豪俠，然後又是隱士。同樣地，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一文中，蘇軾推崇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但是到了〈登州海市〉一詩裡，卻取笑韓愈：「潮州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說的正是韓愈從陽山貶所北還，途經衡山，謁嶽廟所作的七古〈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之句：「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有感通？須臾靜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

蘇軾對韓愈的突梯怪異最有共鳴，常相呼應。例如韓愈〈石鼓歌〉有句：「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挲？」蘇軾〈石鼓歌〉便報以「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

古人爲文較多述志論道，寫詩則較多抒情，包括諧趣。我自己寫詩最早，

寫散文要晚幾年。我早期的散文流露幽默的不多；諧謔的戲筆漸多，應該始於中年。所謂「哀樂中年」，其實哀多於樂，需要一點豁達，一點自嘲來排遣。中年的困境往往要用幽默來應付，不能全靠年輕的激情了。

幽默感是與生俱來的，不能刻意培養，苦心修鍊。一個人必須敏於觀察，富於想像，善於表達，才能超越世俗的觀念，甚至逆向思維，反常合道，說出匪夷所思的奇思妙想。幽默家不但有錦心，還得有繡口，始能傳後。《世說新語》一則：「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問得有趣，答得更妙。妙在問得形而下，卻答得形而上；更在回答始於自抑而終於抑人。不過如此的繡口，尚有賴劉義慶的采筆始能傳後。

幽默常與滑稽或諷刺混為一談，有時確也不易分辨。大致說來，幽默比較含蓄、曲折、高雅。滑稽比較露骨、直接、淺俗；所以滑稽能打動小孩子，而幽默不能。另一方面，幽默比較愉快、寬容，往往點到為止，最多把一個荒謬

的氣泡戳穿，把一個矛盾的困境點出。諷刺就比較嚴重、苛刻，懷有怒氣與敵意。諷刺可以用來對付敵人，幽默，卻不妨用來對待朋友，甚至情人。史威夫特、蕭伯納、王爾德是生於或長於愛爾蘭的三大作家：第一位是重於泰山的諷刺家，第二位是莊諧交作的諷刺家，第三位是輕於鴻毛的幽默家。

我的幽默感近於王爾德，天生應該譯他的四部喜劇。不過王爾德「正話反說」(paradox)的絕招，我無法練成，就像我無法在高速路上高速倒車。此外，中國的兩位現代作家在幽默風格上對我也曾有啓發：梁實秋的情趣，錢鍾書的理趣都是現代散文高妙的諧趣。

這本幽默文選收入我的小品十五篇，長文九篇，共分二輯，都依寫作日期編排：最早的一篇〈給莎士比亞的一封信〉寫於一九六七年，最近的一篇〈誰能叫世界停止三秒？〉寫於二〇〇三年。足見我的幽默文章動筆較晚，比起《余光中詩選》的第一首〈揚子江船夫曲〉來，足足晚了十八年。其實幽默感出現在我的詩中，在我比較成熟的詩中，例如〈夢與膀胱〉、〈與李白同遊高速公路〉、〈請莫在上風的地方吸煙〉等作，已經是中年甚至晚年了。

論者常說我的散文多爲我詩藝的延伸，卻較少論析我散文的諧謔傾向。一九九二年廣西的灘江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專書，名爲《余光中幽默散文賞析》，選出我的二十一篇散文，逐篇加以賞析，由廣西師範大學的雷銳教授與向丹、蘇錫新合編。一九九九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英國學者卜立德編譯的《古今散文英譯集》(The Chinese Essay, ed. & trans. David E. Pollard)。此書譯了從諸葛亮到袁枚的十五家古文，加上魯迅到余秋雨的二十一家今文；我的部分是〈尺素寸心〉與〈我的四個假想敵〉。卜立德解釋他何以選此二文：「〈聽聽那冷雨〉也許是余光中最好的散文，展示的正是他鍊字遣詞的功力，但中國方塊字的聽覺效果與視覺特色發揮一至於此，譯文充其量不過如影追形。於是我改選了兩篇側重諧趣的文章。」

幽默，果真能超越文字障嗎？

自序 悲喜之間徒苦笑

第一輯

001

給莎士比亞的一封信

003

蝗族的盛宴

009

朋友四型

012

借錢的境界

016

幽默的境界

022

中國人在美國

029

尺素寸心

035

雞同鴨講

040

一笑人間萬事

044

繡口一開

049

娓娓與喋喋

053

麥克雄風

059

另有離愁

064

第二輯

開你的大頭會

070

戲孔三題

077

083

如何謀殺名作家？

085

花鳥

096

沙田七友記

106

牛蛙記

145

我的四個假想敵

158

橫行的洋文

169

饒了我的耳朵吧，音樂

178

我是余光中的秘書

190

誰能叫世界停止三秒？

200

朋友四型

傅鏡仙 著

中國人在美國

第一輯

雜同題講

一笑人間萬事

第一輯

給莎士比亞的一封信

莎士比亞先生：

年初拜讀您在斯特拉福投郵的大札，知悉您有意來中國講學，真是驚喜交加，感奮莫名！可是我的欣悅並沒有維持多久。年來爲您講學的事情，奔走於學府與官署之間，舌敝唇焦，一點也不得要領。您的全集，皇皇四十部大著，果真居則充棟，出則汗人，搬來運去，實在費事，但在某些人的眼中，份量並沒有這樣子重，因此屢遭退件，退稿。我真是不好意思寫這封回信，不過您既已囑咐了我，我想我還是應該把和各方接洽的經過，向您一一報告於後。

首先，我要說明，我們這兒的文化機構，雖然也在提倡所謂文藝，事實上心裡是更重視科學的。舉個例，我們這兒的文學教授們，只有在「長期發展科學」的名義下，才能申請到文學研究的津貼；好像雕蟲末技的文學，要沾上科學之光，才算名正言順，理直氣壯。您不是研究太空或電子的科學家，因此這兒對您的申請，坦白地說，並不那樣感到興趣。我們是一個講究學歷和資格的民族：在科舉的時代，講究的是進士，在科學的時代，講究的是博士。所以當那些審查委員們在「學歷」一欄下，發現您只有中學程度，在「通曉語文」一欄中，只見您「拉丁文稍解，希臘文不通」的時候，他們就面有難色了。也真是的，您的學歷表也未免太寒儉了一點；要是您當日也曾去牛津或者劍橋什麼的註上一冊，情形就不同了。當時我還爲您一再辯護，說您雖然沒上過大學，全世界還沒有一家大學敢說不開您一課。那些審查委員聽了我的話，毫不動容，連眉毛也不抬一根，只說：「那不相干。我們只照規章辦事。既然繳不出文憑，就免談了。」

後來我靈機一動，想到您的作品，就把您的四十部大著，一股腦兒繳

了上去。隔了好久，又給一股腦兒退了回來，理由是「不獲通過」。我立刻打了一個電話去，發現那些審查委員還沒散會，便親自趕去那官署向他們請教。

「尊友莎君的呈件不合規定。」一個老頭子答道。

「哦——爲什麼呢？」

「他沒有著作。」

「莎士比亞沒有著作。」我幾乎跳了起來。「他的詩和劇本不算著作嗎？」

「詩，劇本，散文，小說，都不合規定。我們要的是『學術著作』。」（他把「學術」兩字特別加強，但因為他的鄉音很重，聽起來像在說「瞎說豬炸」。）

「瞎說豬炸？什麼是——」

「正正經經的論文。譬如說，名著的批評，研究，考證等等，才算是瞎

說豬炸。」

「您老人家能舉個例嗎？」我異常謙恭地說。

他也不回答我，只管去卷宗堆裡搜尋，好一會才從一個卷宗裡抽出一疊表格來。「哪，像這些。漢姆萊特的心理分析，論漢姆萊特的悲劇精神，從佛洛伊德的觀點論漢姆萊特和他母親的關係，漢姆萊特著作年月考，Thou 和 You 在漢姆萊特劇中的用法，漢姆萊特史無其人說……」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假如莎士比亞寫一篇十萬字的論文，叫漢姆萊特腳有雞眼考……」

「那我們就可以考慮考慮了。」他說。

「可是，說了半天，漢姆萊特就是莎士比亞的作品呀。與其讓莎士比亞去論漢姆萊特的雞眼，為什麼不能讓他乾脆繳上漢姆萊特原書呢？」

「那怎麼行？漢姆萊特是一本無根無據的創作，作不得數的。漢姆萊特腳有雞眼考就有根有據了，根據的就是漢姆萊特。有根據，有來歷，才是瞎說豬炸。」